

龍騰九萬里系列

蕭瑟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藝出版社

追云搏電錄

中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崑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萍劍練神

青衣修羅傳

追云搏電錄

中

龍騰九萬里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五章	武林瑰宝	(317)
第十六章	七星卫士	(347)
第十七章	坐收渔利	(371)
第十八章	铁陀行者	(395)
第十九章	元始天尊	(418)
第二十章	图穷匕现	(442)
第二十一章	少林惊变	(474)
第二十二章	亡魂谷中	(497)
第二十三章	一柱擎天	(520)
第二十四章	变生意外	(544)
第二十五章	锋芒初试	(566)
第二十六章	武林一绝	(584)
第二十七章	拘魂道人	(604)

第十五章 武林瑰宝

于梵故做关切地问道：“令尊何时到隆中山来着？我怎没见到……”

欧阳玉问道：“你可曾见到那玄元道长？”

于梵摇头道：“没有！”

欧阳玉再盯一句，道：“你多远跑来，难道不见就算了？”

于梵道：“姑娘，我不愿人家说我又在说谎，我当然希望见到玄元道长，可是人家早就死了，我又有什么办法？”

“啊！”

欧阳玉和褚霸两人一听此言，同时惊叫出声。

于梵道：“玄元道长既已身归道山，我亲眼见到他的坟墓，当然只有折身回来，还去那三清观做什么？”

欧阳玉和褚霸互望一眼，褚霸诧异地道：“你这话是真？”

于梵反问道：“我为什么要骗你们？”

褚霸摇摇头又道：“这话任谁也不相信！”

于梵道：“嘿！这倒是奇怪，我的行动关别人什么事，要人家相信干什么？”

“别人的想法，也许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简单！”褚霸冷笑道：“除非你将口信的内容说出来！”

于梵道：“没有这个必要！”

“哈哈！”褚霸道：“你的生命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再说得明白些，你要不把真正企图告诉我们，今天我就第一个放不过你！”

于梵笑道：“褚大侠打算怎样？”

褚霸道：“我非要你说出来不可！”

于梵道：“假使我就是不说呢？”

褚霸道：“要给你尝尝错骨分筋的滋味！”

于梵笑道：“褚大侠，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何必这样强人所难呢！我又没打算逃避什么，死在褚大侠手上也算死得其所了，请吧！”

说到这里，他两眼一闭，一付从容就义的样子。

褚霸被于梵激怒，鼠眼陡射寒芒，使人望而生畏！

他沉声大喝，身落人到，一招“饿虎扑羊”，一条身子直扑向于梵而去。

于梵深吸口气，运起内力，护住全身，准备挨下褚霸这一招。

哪知褚霸的一招“毒龙出洞”尚未拢身，于梵顿觉自己右手一紧，身子已虚飘飘地，向右踉踉跄跄地奔出六个大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奔一坐，堪堪将褚霸的第二招又躲了过去。

褚霸怒火更腾，眼瞅着欧阳玉大声喝道：“贤侄女，你这是干什么？我处理这小子关你什么事？要你这样一而再地维护于他？”

欧阳玉微嗔道：“褚叔叔持技欺人，欺负一个身无武功的孩子，侄女儿认为非常遗憾，慢说是你，就是我爹如此，我也要向他提出抗议！”

“啊！”褚霸怒气冲冲地又道：“假如我再要动手，你也一

定要伸手干涉到底了？”

欧阳玉道：“褚叔叔设若一定不肯善罢干休，存心要欺负人家的话，恐怕只要将侄女儿先放倒再说了！”

褚霸气极，两眼一瞪，便待动手！

蓦地……

两声断喝同时传来——

“褚施主请住手！”

“玉儿过来！”

两声断喝，几乎同时响起，俱是以雄浑的内家真力发出，如同春雷惊蛰，霹雳当头！

随声落下一僧一俗两条人影，月色下但见这两人俱是苍发皓髯，正是觉慧长老和欧阳子修……

于梵一见这两人来此，转身便走！

他一面走着，一面心中暗忖：“绕过这座林子，我就要施展开身功夫，那时候，你们要追也就难了！”

于梵走出不过八九步远，身后已响起褚霸的一声大喝：“站住！”

于梵止步回身，问道：“看样子，褚大侠仍似不愿放过我！”

褚霸喝道：“你是罪魁祸首，今天还打算走？”

他身形未动，已被觉慧长老拉住道：“阿弥陀佛，褚施主请稍待！”

他掉转头，朝于梵道：“小施主何必再逞傲性，今天是你讲实话的时候了，难道你不明白眼前危机四伏？”

于梵颌首道：“这个在下知道！”

“既然知道就行了！”觉慧长老道：“施主何不说实话？”

于梵道：“大师认为我以前所说的，全不是实话？”

“最低限度，有一部分已经证实不是实话了！”老和尚皓眉一轩，又道：“小施主此次到隆中山来，是不是来找玄元道长？”

于梵点头道：“当然是！”

老和尚道：“你不是与韦施主未曾谈过话吗？找他的徒弟干什么？”

于梵道：“我听他临终前的自言自语，自愿替他来捎个口信！”

老和尚问道：“什么口信？”

于梵情似万般无奈地道：“告诉他的徒弟，说韦老前辈已经死了！”

褚霸插口道：“就这么简单？”

于梵点头道：“确实如此！”

那立在一旁的欧阳子修，忽地抚须笑道：“隆中山的玄元道长，既已身归道山，你是否还打算走一次宜昌？”

于梵机警地道：“我确是想走趟宜昌，如果几位老前辈也有南行之意，我就随你们一起……”

于梵此言，委实出乎三位高手的意料之外，三个人你瞅我，我瞪你的，说不出心里的滋味……

觉慧长老苍须一颤，哈哈大笑道：“送佛送到西天，看来这倒是推辞不了的，二位施主既是前往点苍山，去宜昌也正好顺路，我等这就走吧！”

欧阳子修和褚霸两人振衣欲走，忽然听得于梵叫道：“你们都要飞，我怎么办？”

褚霸掉头笑道：“你这娃娃也真会装乖卖傻，你不是已经学会了轻身飞行术了吗？”

“不错！我确实是学过一鳞半爪。”于梵摇摇头道：“但是

哪能追得上你们？”

欧阳子修一皱眉道：“武林一绝，你是真的不谙武功呢？还是在故意做作？”

于梵笑道：“我不能说我不会武功，可是我会的东西都是见不得人的！”

觉慧长老道：“看来我们只好轮流携带他走了，明天天亮之前，也就可以到达宜昌了！”

褚霸回身一手抓着于梵的右臂，半真半假地道：“娃娃，你心满意足了吧！看你装聋作哑到几时，我褚霸迟早饶你不过，走吧！”

他们四人凌空而起，很快便离开了隆中山，向宜昌而去。

宜昌，这个鄂西的大城，濒长江大岸，西控三峡，东接云梦，为山地与平原之分际。

远望全镇，似在群山之环抱中，奔腾的江水，过此转缓而分散，市街临江，商业鼎盛。

晨曦初上，大地洒满一片金黄——

北门口走进一个老和尚及一黑一白两个俗装老者，与一个手提行囊的年轻人。

他们四人来到县衙附近，在左侧方悬有一方“兴记学堂”，黑底金字招牌的门前，停下身来……

夜来的急奔紧走，三个老年人仍然红光满面，老和尚最先定下身来，双手合什，道：“这兴记学堂倒真气派不小，小施主此行的终点所在已到，何不上前扣门问个明白？”

褚霸嘻笑有声，眼望着于梵，朝老和尚说道：“长老，我等送佛送到西天，人家已经到了地头，按理说我等应该回避一下才是，碍手碍脚多不好呀……”

于梵一只右手，已经握住黑漆大门的闪亮铜环，闻言掉头咧齿笑道：“我的想法却不如此，我认为几位大侠既然不辞劳苦，将我送到宜昌来，不但不应该回避，一同见过这位陈先生，叨扰他一顿酒饭，我等一道告辞也不急呀！”

老和尚皱眉道：“小施主不准备在宜昌多作居留？”

于梵笑道：“我与这位陈先生，并无一面之识，只是给人家带一个口信，又有什么值得谈的？事情交待完毕，心愿也就了！”

欧阳子修抚髯道：“既然你不觉得我等在旁不便，那么你就扣门吧！”

于梵笑得一笑，握住铜环，在铜垛上“铮铮铮”地连扣三响……

脆响震荡在清晨寂静的街道上，回然入耳，良久不绝！

门里似有响动，站在门外的老少僧俗四人，神情严肃地站在当地。

“呀”地一声，黑漆大门霍地打开，由于门开得过速，陡然一朝相，门里门外的人齐都一惊。

于梵站在门边石级上，首当其冲，抬眼向遽然打开大门的人望了过去。

不料门里的人也正好放眼过来，四目一接，两人冲口而出一声惊“咦”，双双垂下头来。

原来，站在门里，是一个年约十六七岁，身着红绫罗衣，有闭目羞花之容的绝代丽人。

她人艳如花，在乌丝云鬓上，插着一个白色的小绒圈，特别耀目显眼……

此刻，这位姑娘似乎娇慵无力，俏眸半张地当门而立，将门外四个人环视一瞥，冷然道：“找谁？”

于梵抱拳笑道：“姑娘，这兴记学堂，可有一位陈先生，陈子兴先生？”

红衣姑娘打量了于梵一下，道：“你们都是陈先生的朋友？”

褚霸面色奇诡地道：“是——朋友，朋友！”

红衣姑娘杏眼寒芒陡射，又在这一行老少身上浏览一遍，莲步轻移，径往后退一步，嫣然一摆手式，说道：“请！”

那三个武林高手面面相觑了一下，随着于梵傻愣愣地，踏进了黑漆大门。

红衣姑娘摆手肃容，直待老少四人走进门内，这才拧转蛮腰，仰面向门边叫道：“黛丫头，傻站着看什么，关好大门，代主人看茶招待呀！”

进门的一行老少，随声向门后一看，只见站在门边正有一个年约十四五岁，身着绿衣黑锻坎肩的垂髻丫环……

别看这小小的丫环，可也是一付精灵绝顶的俏模样，腰下悬着一支短剑，端地妩媚中显着英武！

欧阳子修等人齐都愣了一愣，没有看出这姑娘是什么来路，全都是玄雾满头，迷惑不已！

经过一条长长的朱漆走廊，走过一双花木扶疏的坪院，出现在眼前的是明暗三间房子。

那中间的一间房最为宽敞，形式相同的红木描金方桌，井然有序地摆着十几张。

在那最尽头处，设着一张较小的案头，案上五经四书样样俱全，铜的镇纸，黑的戒尺，以及学子们的作业，朱红描字，极目陈杂。

红衣姑娘三步两步走到人前，纤手一顺，娇声叫道：“各位既是陈先生的朋友，看行色也似来自远方，此处是他的授徒

之地，请坐！”

老老少少，既不明白这姑娘的底细，自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各自择了一个座头，缓缓地坐了下来！

红衣姑娘老实不客气地一屁股坐在师席的案头，流眸晶丽，滴溜溜的又瞟了四人一眼，这才柳眉紧蹙，信口道：“贵姓？”

于梵一见这个少女诡异之极，心中机警，没有自报姓名，倏地站了起来，手指着零星落座的三个老人，含笑说道：“姑娘若要先问名姓，在座的都是当今武林一代大侠，在下先给姑娘引见一下，彼此才好说话，是吗？”

他分别指向三位老人，从中引见之后，俊目一舒，笑道：“现在要请姑娘自我引见一番了。”

红衣姑娘的一双俏目，随着于梵的手势移动，一面颌首表示理得。

但是听到后来，杏眼陡又一睁，凝眸瞪着于梵，含嗔说道：“当然不待你这少侠吩咐，我必然要自我介绍一番，你尊姓大名呢？可不能将自己说漏了呀！”

于梵笑道：“姑娘这少侠二字，在下实在愧不敢当，要问我的名姓，见笑得很，一个跑江湖，站路设摊卖解的无名小卒罢了！”

他的这番表白，逗乐了那位红衣姑娘，在她愁眉深锁的脸上，漾出了一丝可人的微笑。

那名唤黛儿的绿衣垂髻使女，捧上几盏热腾腾的香茗，在每个人座前放上一盏，然后婷婷袅袅地走到红衣姑娘的背后，扶着椅背，静静站立。

红衣姑娘信手取过一柄戒尺，遥遥指着说完话行将落座的于梵，问道：“你们来找陈先生，请问有何见教？”

这句话问得多突兀，不但于梵，就是座中的其他武林高手，闻言也是一愣。

这个红衣女子，究竟是什么来路？

褚霸迫不及待，八字胡须一摸，先呵呵大笑两声，嘻笑道：“姑娘以宾代主，何不把你的来意先告诉我们呢？”

红衣姑娘闻言，霍地站起了娇躯，戒尺一指褚霸，夷然道：“褚大侠，请你不必多嘴晓舌，你技艺高强，诡诈过人，小女子衷心仰慕已久。今天天假奇缘，使小女子能拜识褚大侠的虎威，请你稍安勿躁，我们之间的梁子，少不了仍得要算一算的！”

含煞的粉脸一侧，又朝于梵道：“尊驾，请你先回答我，你找陈子兴做什么的？”

于梵略一沉吟，仰脸答道：“不是我要唐突姑娘，姑娘至今未将名讳见告，反而要追根到底。并且又说褚大侠与你有梁子，我等全然不解，可否请你先表明身份，我等好开诚相见！”

于梵这句话，说得甚为得体，不但针锋相对，毫不示弱，而且也道出了三个老人的心声，使得他们齐都面现笑容……

尤其是褚霸，微阖着两只鼠眼，心里直在嘀咕，道：“什么？她与我有梁子？什么梁子？”

红衣姑娘花容倏地一变，戒尺一指于梵，娇声叱道：“你们既然要先盘查姑娘的身世，好，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我姓陈，来自君山陈家，你们知道吗？”

觉慧长老皓眉一轩，哈哈笑道：“女施主既来自君山陈家，请问你与追风大侠陈老施主怎么称呼？”

红衣女子道：“陈屏就是我爹，我就是人称红衣的陈翠绫！”

觉慧笑道：“这般说来，女施主与我们可说是一家人了，

请问女施主，你怒气腾腾地来到这兴记学堂，究竟是为了什么？”

陈翠绫道：“这有什么不懂的？大怪将我爹害死，我来找他的徒弟索这笔血债，难道不合理吗？”

于梵心头陡地一阵猛震，暗忖道：“又是一个死对头，看来又是不能善罢干休了！”

雷般地一念闪过，于梵一面正色，道：“姑娘何时来到宜昌？”

陈翠绫道：“前天！”

于梵道：“你可曾见到陈子兴？”

陈翠绫冷哼一声道：“我赶到这兴记学堂，已经来迟一步，大怪的徒弟，已经闻风逃走了！”

于梵问道：“姑娘就在这儿守了两天？”

陈翠绫答道：“不错！”

褚霸插言道：“姑娘适才说与我褚霸有一段梁子，我想不起，究竟在什么地方？”

陈翠绫笑了笑，道：“褚大侠，不单是你，恐怕这位欧阳大侠也难脱关系吧！”

她神色一肃，道：“不错，我爹是死在韦兴手上，但你三人既是同时入林，你们两位大侠贪生怕死，将我爹单独扔在后面，请问这该怎生说法？”

觉慧长老肃然站起身来，在怀中掏出一个小小的白色羊脂玉瓶，递到陈翠绫的手上，含笑说道：“这是令尊的遗物，老衲交还姑娘，也算是了一心愿！”

他的目光瞟了于梵一眼，道：“你对欧阳施主与褚施主，可能是误会了，他们……”

“误会，咭咭……”陈翠绫诡笑几声，道：“事实极为明

显，怎能说我误会？”

语声稍停，面向老和尚道：“大和尚，也许我对你这掌门人也有误会呢，你晓不晓得？”

老和尚惊诧地道：“女施主这话怎说？”

陈翠绫道：“这有什么难解，要不是你们少林、武当，发动什么拦截，我爹怎能把一条老命送在那荒僻的秦岭山区！”

说着秋波一瞥老和尚，又鄙然哂道：“想必那本太阳真解，你们已经到手了喽，是吗？”

觉慧长老道：“到现在都没有眉目，这一点请你放心，太阳真解只要露面，自然少不了你们陈家一份！”

陈翠绫小嘴一撇，道：“你等对那太阳真解还没忘情吗？我告诉你们，今生今世你们都不用想了！”

欧阳子修一怔，插言道：“姑娘能否说明白些？”

陈翠绫道：“有什么不可以？我已经着人将太阳真解送往洞庭君山去了，难道还怕你等明抢暗夺吗？”

于梵闻言心中忐忑不定，狐疑不已，一颗心几乎冲口而出，忖道：“这丫头说这话是真的，还是假？她怎么知道那藏宝的地点？”

他的心中不住盘算，三个老人也各自对望一眼，仍由老和尚含笑问道：“女施主这个玩笑开得太滑稽，你想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

陈翠绫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觉慧道：“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陈翠绫咕咕笑道：“我说这话，并不是要专让你这掌门人相信的，信不信由你，我管不着！”

觉慧长老低头沉思片刻，霍然问道：“女施主的那本太阳真解，是由哪里得来的？”

陈翠绫道：“就在这里！”

他这句话，使得于梵万分不解。

觉慧道：“女施主已着人送往君山，打算要怎样来处置呢？”

陈翠绫道：“只要各位还我一个公道，那份宝物自会送给武林同道！”

觉慧大笑道：“什么公道？他们都死了，能够向我们找什么公道？”

陈翠绫道：“你们贪生怕死，出卖我爹，难道算不得罪魁祸首？”

褚霸陡然两眼一瞪道：“好丫头，你说话怎地如此不知分寸！”

陈翠绫闻言，也顿时柳眉双挑，玉面罩上一层寒霜道：“褚大侠，此地不是天山，我也不是你门中弟子，你最好在我面前少耀武扬威！”

褚霸一听，更加怒不可遏，道：“好丫头，老夫不过是看在令尊情面，凡事让你三分，既然你如此不知进退，说不得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了！”

翻掌亮剑，宝剑出鞘，一个纵身，扑入坪院，亮开架势等候陈翠绫进场。

褚霸能博得天山一剑之名，在剑术上确有独到之处，觉慧长老与欧阳子修都想煞煞陈翠绫的傲气，因此全未阻拦。

可是，陈翠绫非但没被褚霸吓住，反而玉手一拢云鬓，哧然说道：“本来我打算中秋月圆之夜，邀请天下武林人物，到君山共商处理太阳真解之事时，顺便解决你我之间这段梁子，既然褚大侠如此情急，小女子只好提前奉陪了！”

话毕盈盈站起身形，道声：“黛儿，把剑递过来！”

绿衣使女的短剑应声出鞘，陈翠绫顺手接过，莲足一点，飞向屋外坪院之中。

身法轻灵，晃如飘絮，当然，这是追风侠的亲传，但其火候之纯，分明已有青出于蓝之势，觉慧长老与欧阳子修见状同时一怔。

就在二人惊怔之际，陈翠绫已经开口道：“褚大侠，请！”话声一落，短剑缓缓提起。

她这扬剑之势，显得异常奇怪，剑势缓慢，剑尖遥指自己的眉心，空着的左手五指齐张，反放腰际。

欧阳子修看得眉头一皱，觉慧长老更是面色骤变，于梵虽然不懂剑术，却也瞧出了不同，偏偏天山一剑褚霸怒火蒙心，竟然丝毫不觉蹊蹊，道：“好丫头，你这是干什么？来！今天让你瞧瞧我天山派的正宗剑法！”

手腕一振，三朵剑花，直奔对方咽喉。

觉慧长老一声不好尚未叫出口来，陈翠绫剑光突然倒转，刷刷寒光暴闪，一蓬剑气，电掣而来。

天山一剑见状大骇的招式一撤，忙向右闪……

可是，陈翠绫左手老早在那里等着了，他那里立足未稳，陈翠绫已然娇叱出声：“这一掌作为天下临危卖友者戒，你还不给我滚下去！”

五指骤合，电扫而至。天山一剑哪里还有闪躲的余地，当场被击个正着，闷哼一声，连退三步。

觉慧长老与欧阳子修双双惊叫一声，同时扑入坪院。

陈翠绫见状一扬柳眉道：“三位打算一起上吗？”

觉慧长老合十道：“阿弥陀佛，老衲冒昧请教，女施主刚刚所用的剑招出自何人传授？”

陈翠绫道：“怎么？是否不登大雅之堂？”

觉慧长老道：“哪里，哪里，女施主剑招之奇，乃是老衲平生仅见！”

陈翠绫道：“谬赞愧不敢当，不过假如想知道我剑招的出处，还请中秋夜准时到达君山，保管就会得到答覆。”

觉慧长老稍一犹疑道：“好吧！纵然只为了太阳真解，中秋之夜老衲也是非去不可的！”

陈翠绫淡然一笑，转向褚霸与欧阳子修道：“你们二位呢？”

褚霸惊魂初定，满脸羞怒道：“你洞庭君山又不是龙潭虎穴，我三人依时赴约就是！”

话毕喝声起，双臂一张，率先跃出兴记学堂的院墙，觉慧长老与欧阳子修稍一迟疑，便也跟随而出。

武林中事，一波三折瞬息万变，只看得于梵满腹惊疑，一头雾水。

他真不明白，陈子兴人既逃去，为什么还会留下那部价值连城的太阳真解？

更有甚者，陈翠绫既得秘籍，按照常理来说，就应该潜回君山埋首苦练，可是她不作此图，竟然一反常情，大肆张扬，像是巴不得一夕之间，将此事传遍天下。

他百思不得其解，正在怅然入神之际，陈翠绫却已悄然回到室中，望着他盈盈一笑道：“少侠，他们都走了，你有什么打算？”

于梵霍然一怔道：“啊，我？”微微一顿：“陈子兴既然不在，我的心愿已了，也该走了。”

陈翠绫神情激动道：“你与他……”

于梵笑道：“我与他实在无亲无故，更无一面之缘，只因看到师父师兄均遭惨死，故此赶来报个信罢了。”